

草原秋色

CAOYUAN QIU 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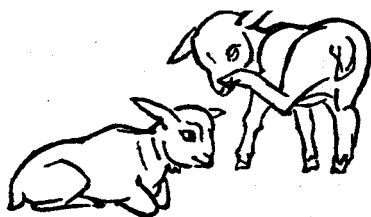
朱 奇 著



草原秋色

朱 奇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草 原 秋 色

朱 奇著 林西明繪图·装帧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4 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文6095 （初中）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6 印张 2 1/18 字数 32,000

1964年9月第1版 1965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80,001—200,000

統一书号：R10024·3040

定价：(6) 0.16 元

内 容 提 要

青海省，是长江、黄河的发源地，这里有高山大川，也有美丽的森林和富饶的草原。

这本集子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写了青海今天的建设面貌：戈壁滩上出现了饭店；新的城镇一个个在建立；原始森林在开发利用……英勇的劳动人民用自己艰辛的劳动，改变祖国大自然的面貌。

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祖国到处都是那么可爱，我们要立下雄心壮志，把祖国建设得更美丽。

目 录

草原秋色 · · · · ·	1
戈壁之家 · · · · ·	6
多可河夜行記 · · · · ·	11
草原上的一顆明珠 · · · · ·	21
放牧員多吉的故事 · · · · ·	30
在大渡河上游 · · · · ·	42
在班瑪原始森林里 · · · · ·	59



草原秋色

牧区的秋天是绚丽多彩的。

八月間，祁連山正是花草并茂的季节。我来到了那綿延一百五十余里的祁連托勒草原，訪問了规模很大的种畜场托勒牧场。托勒草原离祁連县城一百多里，

夹在祁連山的主脉与支脉之間，像一条綠色的长廊一样。当我们进入托勒草原的时候，只见一片茫无边际的綠色海洋，展现在眼前。

在公路两旁，目所能及的远方，到处是羊群和牛群，每一群至少有五百多只。那些身披皮袄背后挂满了彩色貝壳的藏族妇女，有的騎在馬上，悠然地搖动着鞭杆；有的斜臥在草地上，望着天空，唱着歌儿。云雀在她們頭頂上盘桓。有时候，那些野生动物，如野羊、野馬、哈拉、兔子……走出洞穴，毫不胆怯地混在牲畜群里。我们的車子经过这些野生动物的身边，它們吓得四处乱窜。要是帶着猎枪，打几只飽尝一顿野味，多么有趣呀！一位熟悉草原生活的同志对我說，草原上的放牧員們对这些“客人”是从来不惊动的。难怪这些家伙是这样的大胆，吃草的时候，甚至連头也不抬一下。

汽車奔跑了整整一天，还没有跑出托勒草原。这时候，太阳已經落在祁連山下了。翻过一道山坡，只见远处有一点星火在閃动。司机老李說：“到那边去投宿吧！”說着，車子离开公路，朝有火光的地方奔去。

原来这是一頂牧人的帐篷。出来迎接我們的是一

位三十多岁的身材魁梧的中年人。

“你好！北京来的？”他在车头前喊道。

“不，西宁来的。你好，你好！”我们回答。

炉火烧起来了。主人把我们领进帐篷，递过一条羊毛毡子，然后将铁锅架起，就出去了。

帐篷内充满了一股羊肉味。约莫过了十来分钟，主人进来了，只见他身后拖着一个东西。“手抓羊肉！”他用手指着这东西说，“你们来得凑巧，今天我打了一只石羊。不然，真不知拿什么东西款待你们哩！”

主人告诉我们：“现在是青草旺季，正是牛羊壮膘[bīāo]的时候，这时候斩杀牲口，太可惜了。到了十月以后，牛羊壮了膘，那时你们来，就可以好好地款待你们了。”

主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掏出腰刀，借着牛粪的火光，很熟练地刮剥着羊皮。一会儿，他突然向门外喊道：

“关木曲乎，快进来！你瞧我家来了怎样的稀客啊！”

我们向帐篷门口望去，只见一个头戴礼帽、身穿蓝格子上衣和黑絨裤的女人，站在帐篷门口。她手里握

着把长长的大剪子，微笑着一声不响。

“让我来介绍吧，”男主人站起身来，从女人手里接过剪子，“她是我的老婆，叫关木曲乎，五月份以前还是放牧员。现在剪毛季节到了，分场部调她去剪羊毛了。哦，我也忘记把名字告诉你们了，我叫巷巴加，是放牧员。”

“她每天都回来得这么晚吗？”我问巷巴加。

“是的，她几乎天天这时候才回来。现在正是剪毛忙季。我们牧场有三十万只羊，牧工还不到一千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便转向妻子问道：“今天剪了多少？”关木曲乎扳了扳指头。巷巴加笑了：“八十三只！真了不起，关木曲乎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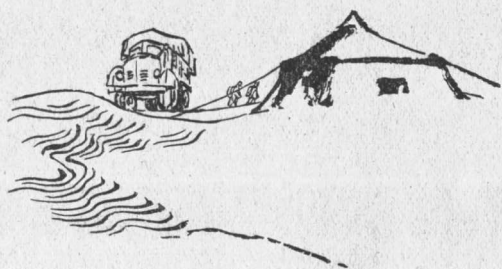
“八十三只！”我惊讶起来。记得参观牧场时，场长曾介绍说，电动剪毛机一般一天能剪六七十只羊。这牧场的羊大都是杂交种，毛又细又厚，她用手工剪毛，一天能剪八十多只。真了不起！难怪巷巴加当着客人称赞自己的妻子哩！

这顿晚餐是丰盛的。主人从锅里夹出大块大块的羊肉放在搪瓷盆里，又用开水调了些酥油，端到我們面前。女主人用酥油烙了一迭面饼，味道真香啊！

主人告訴我們，他們是托勒牧場第二分場的牧工，因為要讓牲畜能天天吃到鮮嫩的牧草，所以他們就常常變動着牧場和住處。每天當太陽還沒有從祁連山探出頭來的時候，就收拾起帳篷，將家具捆好馱在牦[máo]牛背上，趕着羊群，到牧草丰美的地方去。特別是現在，草原上的牧草剛剛長起來，正是育膘接羔的節令，如果讓羊吃得好吃得飽，膘就長得快。

這天夜里，我們在自帶的帳篷里，睡得很熟。當我們醒來的時候，彷彿是幻景一樣，昨夜所見的一切全都消逝得无影无踪，既看不見帳篷和主人的身影，也聽不見羊群咩咩的聲音了。我們知道，他們在天明以前就啟程了。





戈壁之家

去年八月間，我由柴達木的大柴旦乘車去冷湖，到金山下俄博梁的時候，汽車拋錨了。司機招呼說：“車子得修理幾小時，同志們到俄博梁去休息休息。那裏有飯店，誰餓了可吃頓好飯。”

我們踏着細沙，沿着公路走去。在我們想像中，俄博梁的飯店一定很不坏。大家兴致很高，加紧脚步向前走去。

可是當我們到了那标有“俄博梁”的路标跟前时，除了一座道班房的活动帐篷外，什么也沒有看見。正迟疑間，从那座道班房里，走出一个妇女来，一见我們，就笑嘻嘻地說：“同志們累了吧，快进咱們店里歇歇，面条很快就好啦！”

她引我們走进了帐篷。里面的陈設却使我們怔住了，在帐篷頂上，用绳子串滿了蔬菜，一棵棵包心大白菜，足有十斤以上。我在靠窗前的小木桌旁坐下，向外一望，只見靠俄博梁土堆边，整齐地挖了一排小窑洞。看得清楚：一个洞是兔舍，一个是鸡舍，另一个洞里伏着一只大肥猪。

我走出帐篷，来到一位撿柴的工人跟前。

“忙得很吧，同志！”我招呼了一声。

“不忙，一天就这么些事唄，养路、作飯。”他滿不在乎地回答。

“你在这里住多久啦？”

他沒有及时回答我。只把撿好的一捆柴抱进窑洞

里，很快便走出来。他在一个小沙滩上坐下，看样子是准备和我攀谈的。

“我来俄博梁很久了。我们这个养路班一共十个人，来的时间有长有短。我的老婆呢，是去年才来的。”他就这样和我拉扯开了。

“你的妻子也是养路工么？”我微带诧异地问道。

“不，她不是养路工，是家属。”

这时从里面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哈，要谈咱们这位大嫂呀，她比养路工还重要，咱们要是没有她呀，可真不知怎样生活呢！”

听了这个人的话，可引起了我对这位大嫂的兴趣来。我很想了解，这个坚强的妇女是怎样到这沙漠上来的。

我便问他：“你的妻子过得惯这里的生活么？”

他笑了笑：“开初过不惯，可现在过惯了。说起她来俄博梁，可有一段故事哩！去年春上，咱们养路班的同志向我提议：‘老黄，咱们有决心在俄博梁住一辈子，就得建立一个家。你有妻子，能不能把她动员到这里来呢？再说你在青海，她在河南，隔着千几万里，回去一趟多不容易啊！’经他们这么一提醒，我也觉得有理：

确实有个女人在身边，这个家可就算落定啦！于是兴头一来，便和大伙商量着写了封信，托一辆过路的汽车捎去大柴旦寄发了。

“一个月过去，两个月过去了，都没见她回信。同志们闲話說开了：‘老黄，咱们动员工作做得不到家啊！你老婆定是舍不得河南那块宝地！’直到去年秋天，有一天，一辆汽车停在咱们这里，司机走进来劈头就喊：‘哪位姓黄？快到车上取东西。’同志们听了便开玩笑说：‘快去吧，定是大嫂子从河南给你捎来好吃的！’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直往车上爬。我把帆布掀开，看见一个女人，这不就是我老婆吗？”

这时，一个约莫二十来岁的年轻养路工人插嘴道：“大嫂带来东西可多啦！吃的、穿的，还有白菜、茄子、辣子、西红柿种子哩！”

“还有一口小猪！”又一个养路工补充道。

“她捎来了这些东西，”姓黄的又继续向我說下去，“可使我犯难了。拿这口猪来说吧，人吃的菜都没有，你到沙漠上去找啥东西给它吃呀！我老婆却出了个主意，她说，‘你们不是说从大柴旦到冷湖，中途没有饭店么？既是这样，咱们开个饭馆。有了饭馆，光那些米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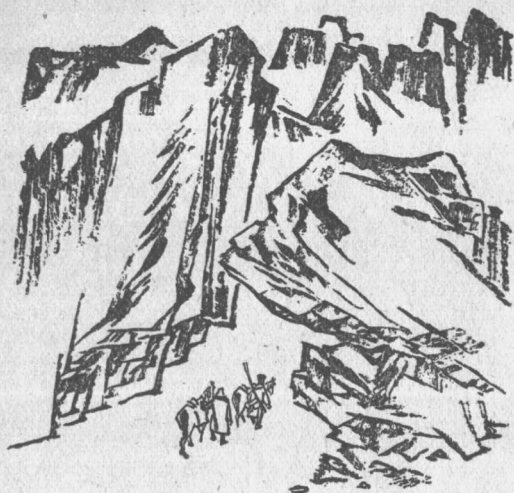
水、残菜残渣，就够养活这口猪啦！我們把菜籽种下，一个月也能吃到青菜。

“这话有理。可就算饭馆落成，菜地到哪儿弄呀？难道沙子石头上能长菜么！瞧她怎么回答：‘有办法，把这里刨掉一些沙子，再把俄博梁土堆上的土，挖一些填到上面就成。前面有口井，每天打一些水浇菜。’经过她这么一说，可把大伙的疙瘩解开了。于是我們打报告向上级请示，上级很快就同意了，并給我們飯店贷了些款子和粮食。”

“你看，”他指着帐篷上晒着的干菜说，“这些菜就是菜地里的第二、三批产品，吃不完就晒起来啦！”

这时我看见这位勤劳勇敢的养路工的妻子，正在伙房里忙着哩！她的行动是那么轻巧迅速，甚至连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





多可河夜行記

漆黑的夜幕复盖住群山深谷，道路显得迷蒙灰白。
我們心里忐忑[tǎn-tè]不安，离达卡乡还有多远呢？

我和班瑪县团委书记巴罗桑同志，牵着馬在黑黝[yǒu]黝的山路上走着，不远处，多可河像一条洁白的

哈达，在夜雾里闪着白光。

这一带地方，我們都很生疏。巴罗桑虽是本县干部，却也没来过多可河上游；我呢，更是头一回。尽管如此，凭着多可河引导，方向是不会迷失的。我們原计划路上走两天，可是现在已是第三天了。

天上没有月亮，路旁没有帐房。俗語說：“上山不騎不是馬，下山騎馬不是人。”可是现在，馬也乏得支撐不住了，上山下山，只好一律徒步。

冬天的多可河上游，气候寒冷，我只得把帽耳翻下来，把臉頰和耳朵紧紧护住。

巴罗桑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停停！”我轉回身去，問道：“出了啥事？”巴罗桑說：“你仔細听听。”我把帽耳翻上去，側耳細听，果然，在河的对面，传来一陣陣“呵——呵”的狼嗥[háo]声。紧接着，这一面的山谷里，也传来一陣时断时續的“呵——呵”声。两岸的声音互相呼应，使多可河的夜晚，充滿了恐怖的气氛，使人感到毛骨悚然。

巴罗桑把繩绳递給我：“你把馬牵住，我把枪取下来。”于是他把那根三八式步枪取下来，装了几发子弹，又說：“狼来了，你牵馬，我射击，万万不能让馬跑掉，不